



同文馆

Family

Reverence



Henry Rosemont, Jr.
Roger T. Ames

生民之本

《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美〕罗思文 安乐哲 著
何金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生民之本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南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

〔美〕罗思文 安乐哲 著
何金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美)罗思文(Rosemont),
(美)安乐哲(Ames, R. T.)著;何金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301-17235-3

I. ①生… II. ①罗…②安…③何… III. ①孝经-研究②孝
经-英语-翻译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8998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n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

著作责任者: [美]罗思文 安乐哲 著 何金俐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235-3/B·09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1.5印张 20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献给我们的朋友所罗门 (Robert Solomon, 1942—2007), 他如
亲人般关爱我们所有人。

如果你说……我们不可能同时爱所有人。那么, 我仅想向你
指出: 事实上, 有些人确实心胸宽宏, 他们珍爱友谊, 欣赏别人的生
活; 而且, 如果他们心胸不是如此宽大的话, 将不会了解这样多的
真理。

——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实用主义及其他著作》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2000, 页 287。

总 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精选了赫然于汉学家案头的那些奠基之作。这些著作是西方学宿公认的经典,在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思想的进程中,这些经典奠定了范式和框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推开一扇窗户,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藉此领略海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图景。

二十年前,在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鸿沟。西方学者在撰写著作之前,需要阅读中国杰出学者和西方同行的作品,然后才能自己落笔著述。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研究顶多是边角的余兴。中国是孤悬于西方学者研究边缘的对象,中国学者也并不重视西方人研习中国文化的著作,于是,两个学术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对话。

今天大量汉学家们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充盈着中国的书店卖场;学者们则在中西学府之间往来切磋,络绎不绝。顶尖的中国学者臻缮了他们的外语技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西方同道们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西方学者也终于能用中文和中国同行一起参加中国的会议和研讨。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仍然鲜活,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就是最好的体现。

中西交流之间这个奇妙、重大而健康的转变,其缘由可谓多矣。

其一,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握紧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巨大餐布的一角。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一个自我理解的平台,这是她构筑新国际关系的基础。自我理解需要内部和外部两个视点。对此中国人早有慧见:“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言即是。当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置于

国际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脉络中时,中国文化就会获得新的定位。

其二,对西方人而言,中国的持续开放使他们有机会直接就教于中国学者,并分享其研究之硕果。曾经遥远神秘的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泥淖,文化的处境也差相仿佛。政治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已经穷途末路,旧的国际秩序亦岌岌可危。不过这个“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期待政治上的寡头霸权将要被万国协商式的全球社群所取代,经济上寡富众贫的不公要重新调配,以期天下同此凉热,仁爱泽及四海。

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在个体、群体、国家的层次上,涤除主导世界文化的个人主义之荒谬,不能认识到人类经验的有机性、生态性,不能领会人类大家庭里彼此在各个层面上的唇齿相依,上述政治经济的改善就不可能发生。

其三,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孽因,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沉暗无闻。今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被广泛承认,而中国文化对外国人来说仍然神秘。我们也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更有力量改变世界秩序,这将使中国文化成为那个美丽新世界(很有可能比现在的好)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国将成为文化交响的重要旋律,世界将再次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

既然中国文化将为这个新秩序贡献良多,我们就需要尽可能透彻地了解她。我希望这套丛书翻译的著作能使此前已结硕果的研究增添一个层面:面对当代西方对中国传统进行的丰富阐释(有时也是误释),我们去追溯西方的中国思想研究历程中泽被最为深远的学术经典。

安乐哲

致 谢

ix

致
谢

身为教师,能有机会将该书初稿拿到我们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和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开设的研究班课程上讨论,由此获益匪浅。我们认真谨慎地思考讨论了学生们提供的重要意见。他们能怀抱批判热情,放松自在地讨论我们的研究,与此同时又(如理解该书内容所必需的)能对老师保持应有的敬意,而又完全不惧于表达有时的根本分歧,这让我们感到荣耀,同时亦是我们的宗旨。就此,我们尤其感谢 Shelly Denkinger, Matt Duperon, Eric Colwell 和 Stephen Harris。

从事教学工作也使我们有机会跟其他学校的同行交流该书草稿。他们慷慨放下手头自己的重要研究,腾出时间给我们作出反馈。他们的质疑推进了本书的写作。特此向布朗大学的 Jin Li, 都利(Drury)大学的 Chris Panza, 圣加仑大学的 Ralph Weber 以及圣·托马斯大学的 Michael J. Degan 致以无尽谢意,感谢他们的重要参与。

本书成书过程中,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Pat Crosby 的专业精神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她对该书提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性鼓舞性的建议。她还邀请了两位学者为本书做匿名评审。其中一位大概过于大度,而另一位则根本不喜欢该书。我们必须给出回应,亦从中(尤其是对后者的回应中)获益良多。

不管书中有多少不当,我们两人都真诚相信这绝对又是一次愉快而持久合作的结晶——我们迄今为止的第四次合作。

3

序 言

自史前创始时代,中国文化就始终处于演化中。其于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既缘于其完整的连续性,又因百姓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制度、物质、观念等人文产物。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又使得许多这些人文产物至少部分可在其他文明中找到对等。因此,就很难简括出某单一使中国文化确然独一无二之物。

不过,切入中国历史,某些主题就会呈现出来。它们反复体现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其中之一就是家庭本位观念。该观念至少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便一直渗透于中国历史之社会—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各个层面。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所有关系——社会、政治以至宇宙关系等都可被理解为家庭性的。学堂里,老师是“师父”、“师母”,同学为“学姐”、“学弟”;亘古之时,帝王即知为“天子”,乃“父天母地”;之后地方官因代表龙庭亦俗称“父母官”;宇宙甚至天地乾坤也彼此对应于家庭关系。

固然,家庭结构及其相关价值实存于古今任何文化中。血亲关系自人类学这门学科兴起以来一直都是其中心课题。从旧约时代起,西方文明发展中家庭价值亦处于突出地位:《十诫》中有八条言“否”;唯光耀父母之责乃其中两“是”之一。

但中国家庭价值观是凸显的——凸显到成为整个文化的根本价值。考古学发现祭祖物证最早可溯至公元前5千年。因此,毋庸置疑,孝是中国人尤其早期儒家最根本最明确的价值观之一。

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孝乃是发展其他德性之必要条件。儒家传统的人伦思想及其所激发的“成人”观念(personal realization)植根于亲情的涵养。《论语·学而》有言: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鉴于亲情一直处于儒家人伦思想演化的中心,我们试着立足《孝经》,并借助其他古典哲学著作,说明我们对儒家特有的思想——“角色伦理学”(role ethics)的认识。亲情必被视为道德生活发展之基,此“角色伦理学”既是其起点又是其动力。

长久以来,以亲情(family feeling)为主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多为戒勉之作,我们在此要译的《孝经》(*th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即为其中重要一部。古典帝制时代的中国,任何对家庭价值重要性持根本怀疑态度的人只要读了这本小书便会狐疑顿消。

但如果读之轻率,对该书知之甚少又不假思索一扫而过,《孝经》几乎必然被视为精英论、家长作风、男权中心而弃置一边,其教义也立刻被视为强诺压制。这自然对生活在21世纪家庭日渐萎靡而人口却越发拥蹙的此世公民重新思考家庭价值毫无裨益。其实,很容易获得这种负面解读。数世纪以来,无数中国男性因受《孝经》激发,理直气壮压制家庭其他成员;为数不少的帝王因之做了暴君。不但今天向往自由的人们有可能摒弃该书,怀疑所谓回归“家庭价值”只不过是那些右翼狂热派和宗教本质主义者的说辞。许多共和党保守派们也会对《孝经》贯穿的那些似乎攻讦独立和个体自由等自由价值观的思想迟疑畏缩。另外,中国帝史

纵容暴君,无人敢违抗他们的号令,大多为官的士人都被迫忽视儒家诤谏之教,而谨慎择取《孝经》或其他经典中强调忠君从父的章节。

然而,我们的翻译跟任何披着各色意识形态面纱的极权主义:诸如男权中心、家长制、种族主义、反同性恋等等,都毫无瓜葛;对以上任一“主义”哪怕一点隐微的支持都绝不是激励我们将《孝经》奉献给当代读者的动机。我们对该书的兴趣亦不是出于尚古的嗜好,自然更不是要复发那套已属老生常谈的“东方暴政”(Oriental despotism)。

相反,我们翻译《孝经》是因为坚信:它对于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派——每个渴求明天会有一个比今天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更和平更公正的社会,每个在一个日益庸俗的社会寻求精神之光的人,都具有极大意义。据此,我们的翻译重在突出儒家信念,但大目标却更普泛:增强对其他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欣赏,以便更好理解和评价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从而促进某种涵容性文化对话而非排他性辩争。

说明一下这个整体目标:想想《圣经》多么容易被断章取义,变成蓄奴主义、十字军东征、男权中心、反同性恋、反犹太、宗教裁判、30年之战、烧毁十字架、私刑以及三K党所犯滔天种族罪恶的护身符——但即便有这等令人痛心的记录,我们还是要问为何那些睿智高雅之士还是要当(或仍是)基督徒?

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必须问,因为基督教不会消失,尽管一些人或许会希望它消失。它的亚伯拉罕同胞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亦不会灭亡。我们也同样认为,有许多智识超群,雍容大度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也由此我们认为,因为别人不同于我们的信仰,理解、欣赏、适应(不仅仅是容忍)他者信仰才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展开文化间的真诚对话。

还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基督徒们事实上不得不承认许多三 K 暴徒混迹其中,他们也就更能正面认可三 K 党的消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过去半世纪以来基督教民权活动家们的行动。他们绝大多数来自非裔美国人教会,亦有许多白人教徒。

因此,如果《圣经》可以被宽泛地、宽容地——我们认为这样更意义深远地——解读为开放的,而非排他的限定的,那么,我们也相信,一般意义上的古典儒家,或专指《孝经》亦可如此解读,尤其涉及孝与家庭价值。因为,正如世界上的宗教传统不会消失一样,家庭及其相关价值亦不会消亡。要在 21 世纪一个更多样伦理和宗教交存的全球语境下重建社会、政治和道德哲学,就必须考虑这一事实。而且,我们不会悲叹此需求。如果家庭和家庭价值在过去和现在压制过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那么,它们亦重大地赋予了我们人类古今所拥有的许多幸福,亦抚慰过多少我们的悲伤和哀痛。家庭实际上在任何文化中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力量和安全感的一个来源,或许亦将仍会如此。任何政府或跨国机构真能为一个资源日益匮乏,经济逐渐脆弱,而人口亟攀 70 亿的社会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设施而消除我们对家庭的依赖?这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深究家庭这一观念,追问它的哪些方面需要被弃决,哪些需要调整改造,哪些需要加强,就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任务。虽然这一探究可从多角度进行,但本书中我们会从儒家视角切入。极少(如果有)哲学学派会像古典儒家那样如此坚定捍卫家庭价值。我们可通过了解儒家在这一主题上的思想而学知很多。

xv 为有助于研究的深化,我们对《孝经》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撰写了一个很长的导论,并附以主要术语汇解,导论和翻译也都附有注释。这些加起来比文本本身的翻译要长十倍,但我们希望它

们能帮助读者融入《孝经》文本本身,既引导他们将之历史性地放入中国语境中认识,亦有助于理解其对所有社群具有的当代价值。

这样解读的结果或许会令人大吃一惊:家庭价值将成为人们拥有一个充分的社会、道德、宗教等生活所必需的;人类关系和人类交往代代相交的价值将被重新体认;从另一角度构想对自我的认知;一种更健全的社会正义概念或许会替换时下流行的狭隘定义;甚至死亡和暮年都将获得不同理解。

不过,我们的翻译应被视为建设性的,而非确定性的。因为当《孝经》富有生命力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必然要求读者的主动参与。我们坚信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至少,它最起码会对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提供部分解答;或许,扩而论之,它亦会启发我们思索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问题。

目 录

总序/1

致谢/3

序言/5

第一部分 导论

一 为何研究《孝经》？/〇〇二

二 历史与文本背景/〇〇九

1. 文本概述/〇〇九

2. 孔子/〇一一

3. 曾子/〇一五

4. 文本及其历史语境/〇二〇

三 哲学与宗教背景/〇二七

1. 古典儒家中的“孝”/〇二七

2. 孝的社会—政治维度/〇三四

3. 孝的伦理维度/〇四一

4. 孝与人本宗教性/〇七六

四 主要哲学术语汇解/〇八一

第二部分 《孝经》译解

一 開宗明義章/一一四

- 二 天子章/一一六
- 三 诸侯章/一一七
- 四 卿大夫章/一一八
- 五 士章/一一九
- 六 庶人章/一二〇
- 七 三才章/一二一
- 八 孝治章/一二三
- 九 聖治章/一二五
- 十 紀孝行章/一二八
- 十一 五刑章/一二九
- 十二 廣要道章/一三〇
- 十三 廣至德章/一三一
- 十四 廣揚名章/一三二
- 十五 諫諍章/一三三
- 十六 感應章/一三五
- 十七 事君章/一三七
- 十八 喪親章/一三八

参考书目/一四一

索引/一五七

译后记/一六三



第一部分

导论



一 为何研究《孝经》？

汉字“孝”(训读 sheeow, 降调)原是一头发花白老者(“老”)与一少儿(“子”)组合的高度象形字。就像其字形所显示的那样,表老少之爱敬尊威。理想来说,每一代都通过模仿上代(appropriate conduct)之义教诲下一代,从而让家庭充满无保留的爱与归属感。“孝”传统上被译为“filial piety”。就“pious”的“虔敬”之义,该翻译并不完全是误读,因为《孝经》当然提倡“敬(从)”(deference)。但儒家“敬(从)”(defer)的是此世的死生之人,并非通常与亚伯拉罕传统相关的那些存于另一超验世界的宗教形象。另外,“piety”常带有某种自谩欺伪性,而儒家“孝”并没这种东西。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将之翻译为“family responsibility, family deference, family feeling”或“family reverence”。该书择用“family reverence”。

孝是所有儒家学说的基石。没有对家的敬爱归属之情,就不会具备成“仁”(a consummate human being),成为社会政治之“君子”(exemplary person)所必需的道德和精神修养。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这一“角色伦理学”(role ethics)(如何最完美地生活于个人被建构的诸角色关系中),是从建构长幼诸关系及其身处的相互依赖诸角色之实在亲情中产生和发散出来的。亲情是俗常日常的,却又可能是人类经验之最奇特最非凡的。

- 2 要培养正确的态度对待孝(family reverence),恰适地表达孝,就必需有个家。这个家可大可小,至少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还有可能包括那些跟血缘或婚姻不相干的“义”亲。但行孝必须有家:跟完全陌生的人或自个儿行孝,就像离了水学游泳一样。

家庭的存在已颇有时日。它实存于古今任何文化中。如同家庭这个概念的定义,家庭关系模式也普遍会且已经因时间和文化

的变更而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化。家庭作为一种机构短期内决不会消失,但我们也知道,许多社会、经济、技术因素也在破坏着家庭。因此,很难说家庭是否仍会或会以哪些方式继续像过去那样占据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并非如此,为何还要研究“孝”呢?

更要命的是,并非少数人这样认为:至少就诸如目前家庭模式而言,家庭应当消失,因为其只不过是奴役制度延续的现代模式。一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一直以来都从各个角度严厉批判家庭。一位学者对此批判这样总结道:

原子式家庭是遭到彼时所谓“逆文化”(the counter culture)严厉攻击的社会机构之一。一些批评明确来自女权主义,一些匪是。原子式家庭据说是为实现某些经济功能,这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一个基石。另外,据说其承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是竞争、惩戒和专属权意识。女权主义者认为它压迫妇女;同性恋解放论者强调其歧视同性恋;许多人抱怨其在情感和性关系上造成对婚姻伴侣的压迫,一些人认为它压制孩子。^①

除了这些普遍的批评外,一些人也坚持认为**最坏**的家庭类型就是儒家推举的家庭。Walter S. Slote 认为:

儒家的基础是极权,而孝是建立和维持它的主要工具。^②

① Alison Jagger:《女权主义政治学与人性》(*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enhead, 1983, 页 239。

② Walter S. Slote:《儒家家庭心理文化动态学》(*Psychocultural Dynamics within the Confucian Family*), 出自 Walter S. Slote 与 George A DeVos 辑《儒家与家庭》(*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8, 页 46。